

圓滿的證覺

——行證菩提的《圓覺經》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簡稱《圓覺經》

寶冠輝映，流宣著淨覺圓滿之音。

《圓覺經》於十二位「圓覺」菩薩的次第啟問中，揭示如來決定境界

——即以「悟淨圓覺」、「悟自本性」為首，

依三觀行門（奢摩他、三摩鉢提、禪那），二十五輪，趣向菩提。

二十五輪，輪輪無非實修的系統與途軌。

作為一部真參實證，必佐必印的寶典，

《圓覺經》以顯微鏡般，

森嚴精微的態度，玄審玄微，

剖盡修行至難破除的「人我眾生壽者」四相，

道盡行者皆犯的「作止任滅」四病。

相較於諸經，《圓覺經》的美，
不在於文字的皮表——不在於「指月之指」的纖穠脂白，
而在其「標月之指」的精準精嚴，如箭鏃一般，
向度嚴切，圓滿圓融，直入如來藏圓修次第。

窟室

洞窟暗幽幽的……兩旁貼壁跏趺著一系列沉默的身影。

一人躬著身，背向窟室，闐默長跪著。璀璨的金冠，緋紅的袍裳，
於幽影昏降中泌泌流光。

他眉目垂斂，對著世尊，深沉合掌，諮詢有情最終的圓滿圓覺……

病目空花，如幻三昧

那是《圓覺經》的序幕：彼時，世尊入於神通大光明藏中——那
是一切眾生自性的清淨覺地，也是一切如來同證同覺，與諸有情、同
體無二的光嚴淨土。

一如既往，首先走下台座，於幽影中，低頷寶冠，虔憫胡跪的，
是象徵大智猛捷的文殊師利菩薩。

他所探問的，是「圓滿悟覺的真相」——一切如來的本因、本質、
所證、所覺、所修、所行。所有尋索生命，行向淨覺的行者，又將如
何避免修行的種種岔道、陷阱，和迷障，遠離禪病，契入如來圓明覺
地。

之於大智文殊，世尊的回答是：「一切如來，本起因地，皆依圓
照清淨覺相，永斷無明，方成佛道。」意思是：「一切如來，成佛之
徑，在於瞭然本體實相、本體空性，依此而恆覺、恆照，突破內在的
無明執取，證入本覺空明。」

「無明」是障礙成佛的關鍵，那麼，什麼又是有情至為根本、執
拗的「無明」呢？

即身、心的強烈迷惑，與迷戀。——一切有情，遙迢行來，皆如一名奔走迷路之人一般，永永錯認方向，迷狂奔走，將「四大」和合的色身，視為「自我」、「自體」，而將飄閃、浮動的種種境界投影——種種情境情緒，思惟念想、與意識構築……視為「我的心靈」、「我的內在」。基於此「身、心」的根本困惑，而產生無限的愛執與煩惱。

其情景，正如一個患了眼病的人，因了眼底的眼膜、和浮閃，便看見晴朗的虛空，飄飄墜墜，浮漫著閃光的花塚花絮。也以為，看見天空浮映著兩只月輪。

虛空晴朗，本無有花。卻由於翳眼妄見，而牢執有花！……不只再也無法透澈虛空自性，更且徹底迷失了，繞著花朵盤桓扣轉、憂悲苦惱，將花瓣花頁皆視為不可或缺的實體……依此，輾轉黏執，愈摩愈多，愈陷愈深，而產生愛憎苦惱、輪轉生死，故稱「無明」——即「身、心、智的迷惑，不明亮」。

然而，虛空湛朗，本無有花。即此「無明」和「無明者」都無實體。正如夢中所見的人物情景、器物經驗，作夢時，宛然存在，宛然經驗。一旦醒覺，空無所有，也如空花滅於虛空之中一般，不可說有逝滅處，因空花本來非真，本然無生。

本無有花。一切眾生卻於本然「無生」中，妄見花成、花滅、花毀、花謝，而顛倒流轉，悲欣滄哀，執念不休！是故說名「輪轉生死」。

了知「空花」，則無輪轉。亦無所謂的「身、心」（即此也是空花枝葉）在受生死。不是「做了什麼」、「修了什麼」了卻生死，而是「本性無故」——空本無花。本來無生，如何有死？

空花如幻，本來非真。此「身」、此「心」亦本虛幻，那能「知」能「覺」、能「了」能「證」，乃至所「了」所「證」的，亦本空花，本無實體。能「了」、所「了」的，皆是空拳上的空花。

依如來因地，如來本體，修習圓覺的，則能善了空明實相。當下，空曠湛明，不墮於相對兩邊——不執著於「知覺」以及「知覺的人」，也不執以為就是「無知無覺」、「枯空斷滅」。不著空、有，當體無生，穿透幻花本質，而無起無滅，則名「淨覺隨順」——能夠「隨順如來

本體淨覺」而圓修覺照。

大智勇猛、迅捷如獅，之於這樣的文殊師利，如來所指陳的「圓覺」法門，是「無修無證」、「本然涅槃」、「本然如幻」的實相法門。它是「頓」的，是直照心淵、洞澈本體。也是永嘉玄覺所謂的「體即無生，了本無速」——頓見頓了，當體即空豁湛朗、滌盡三千。

知幻即離，離幻即覺

智覺為首。依覺起修、起行，始是真修行。緊接著，窟室中，長跪揖手的，是象徵「大行」的普賢菩薩。他所提問的，是關於「修行」的必要性——既然，空華如幻，此身、此心，斯皆如幻；既本空假，如何還需「以幻修幻」、以假作假？——如此，「修行」的意義究底為何？其次，如果一切幻相幻性俱皆消滅，則此「心」亦不存在。既無有心，誰為修行？其三，若答案是「不用修行」！本來無修、無證。那麼，一切眾生，從始以來就不修行，於生死流轉中，恆常戀執於幻化器界。既無能察覺，更無從澈了此如幻境界。若果「不修」，又如何出離幻化，澹明解脫？

文殊大智，普賢「慧行」亦不遑讓。之於兩位根器猛銳的首座菩薩，世尊告以的同是「頓門」，是「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的「如幻三昧」精髓。針對諮問，祂進一步解釋道：

「一切眾生本具如來圓覺妙心。唯其具有本然圓覺的明性，始能變現種種生類、物相；正如虛空存在，始能具現空中的幻花。幻花滅時，虛空朗然，空性不壞。」

「幻花滅逝，那著染幻花的幻心亦隨之而滅。諸幻滅盡，覺心不動。唯餘本來明覺之性，如虛空一般，湛然明澈。」

「立了『幻』，才須立『覺』——若不立幻，『覺』字從何而有？因此，若執有『覺相』，則仍有微細翳礙，仍執於其相對構設的一端，未能澈了空花無相。說『不用覺』的，自然，亦落於其幻網之中，永難出離。如是，修行，應率先堅持『遠離』之心，出離諸般幻妄境界，

乃至出離此幻妄之心。『垢相』既不可染，『淨相』、『覺相』亦無可著。最終，連此『離』字，亦屬微細『覺念』，亦須放捨。始知虛空湛朗，覺性不動。」

「正如執取兩段木頭，相互鑽木取火一般。火出時，灰飛煙滅，木材亦化為烏有。以幻修幻，正是如此。真智現前，當下即識空本無花，不為所惑，即本空明不動道場。並不須要『消除』、『斷滅』什麼，始證空明。以為有可『斷滅』，則於微細執中，仍將『空花』視為實體。以是，若識本體，當下了知幻相，不為惑亂，即真出離！即本如來藏本覺圓明。」

上駟修行，如是，是頓識，頓了；頓悟，頓覺的——於萬相萬物，所有境界中，「知幻，即離；離幻，即覺」——依自本覺，了知「如幻」，而當下穿透、當體不執。恆恆依此，起覺、起照；工夫用深，日久，自然幻相銷盡，永離諸幻。

一覺，一切覺

無能離幻，牢執身、心及器世界，是凡夫。

了知身心皆為幻垢，而離垢，是菩薩。

垢淨對除，即連垢淨和說名者，亦盪然不立，即如來境界。

宛如磨鏡一般，垢盡，明自顯……諸幻銷盡，唯見朗朗澈澈，十方虛空，覺性顯發。唯餘如來藏本體明性，洞皎皎地流灌於宇宙大千，地水火風，一切根境、塵境、群生群類、萬相萬法中。

十法界，唯此一覺性，平等不動。

八萬四千門，類類法法，亦唯此一覺性，平等不動。

一覺，一切覺。若常見有情本體佛性，則一體平等，一體慈悲，澹明安寂，了無揀擇，一無憎愛。

覺念成就，則緣起的當下，即如幻，即性空，即實相。即自性涅槃、安澄解脫。

當體，即淨覺自在，不與萬法駁染駁雜，亦不須壞除、斷滅什麼，

始獲空澄。

冠帶拂飄，之於第三位問辯者，普眼菩薩的詰問，世尊所揭示的「圓覺」心髓是：

「覺成就故，當知菩薩不與法縛，不求法脫。不厭生死，不愛涅槃。不敬持戒，不憎毀禁。不重久習，不輕初學。何以故？一切覺故。譬如眼光曉了前境，其光圓滿，得無憎愛。何以故？光體無二，無憎愛故。」

「此菩薩及末世眾生，修習此心得成就者，於此無修，亦無成就。圓覺普照，寂滅無二。於中百千萬阿僧祇不可說恆河沙諸佛世界，猶如空華，亂起亂滅，不即不離，無縛無脫，始知眾生本來成佛。生死涅槃，猶如昨夢。」

奢摩他·三摩鉢提·禪那

法性平等——生死涅槃，一味，等味；無起、無滅；畢竟無證，亦無證者——「理觀」如此，上智一悟頓了，但是，一般行者又該如何具體起修，抵達此圓覺境界？

上乘者悟淨圓覺，澈見本體，依自性真佛起修。中下智者未能澈見實相，則須「信佛智慧」，依於佛智、隨順佛智起修。

體性平等，雖無有二，卻如入城一般，四門通達，依有情的根性質地，含攝有無數的道路、途軌。

系統分別有三：

◎奢摩他，即「止」——行者順於佛智，知本空寂，而「安住」空寂，安住「自性不動道場」，取「靜」修行。由於恆恆靜止，內在不動，其情況，宛如一條激流、急流，慢慢緩下速度、波浪。日久，便如一只明鏡般，清明呈現出河底的砂泥草屑，蛇蟲蝦貝；八識田中微細的生滅、亂起亂動，如是，剎那聯接剎那，一念接繫一念，清晰可見。行者安住靜定，恆續修持。時日深長，靜慧發生，身心客塵自此永滅，而能內發寂靜輕安。即於澄淨空明的心鏡中，諦顯如來的真覺。

◎三摩鉢提，即「觀」。行者覺了，妙明本心，因一念無明，變現出山河大地與根身器界。我之身心與一切有情之身心，乃至萬相萬法，俱如幻如化。如是觀世出世法，一切平等。如來與眾生，平等平等。因而以如幻身心，大作如幻佛事，覺醒群盲、悲濟群生。於無盡的悲攝、圓成中，內發大悲輕安。功行累積，如土長苗一般，愈累愈厚，愈長愈長，進而內忘身心，外忘世界，乃至能觀、所觀，俱如幻化。一假一切假。幻相永離，十方圓明。

◎禪那，即「中觀」。悟覺實相，行者了達，此身、此心，乃至萬法、萬相、諸境、諸心，俱為罣礙。如是，內不著心，外不著境——既「不取」靜，亦「不取」幻化諸相。礙與無礙，解與無解，皆無所羈縛、曠盪解脫。由是，行於此世，受用身心及器界器世，猶如一只曠遠清絕的大鐘一般，相在塵間塵域，音聲卻嘹亮裊遠、絕俗炯脫，出過一切生死塵勞、煩惱涅槃之外。外不著相，內不著空，煩惱涅槃俱皆無所執礙，如是，便能內發寂滅輕安，智覺普照，無罣無礙，隨順一切寂滅境界，契入妙淨圓覺。

三類之中，

奢摩他，從「空」入手，依「空如來藏」——自性空寂而修。是六祖惠能的「離一切相即佛」。一空一切空。

三摩鉢提，從「假有」入手。依「大光明藏」，即「不空如來藏」——自性體備萬法而修。是惠能的「成一切相即心」。一有一切有。

禪那，泯息二邊，從「不空不有」入手。依「空不空如來藏」而修。內、外不著，二邊不取。一中一切中，即此「中道」亦無所執取。是惠能的「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

三類為首，行者可依自身的根性、質地、傾向，選擇單修一門，直入到底。或者，以一類為主，輔修第二、第三類。亦可三者並行，善巧圓修。據此，開展、交叉、繁衍，延伸為二十五種菩薩圓修止觀、圓修定慧的形式——即《圓覺經》著名的二十五輪菩薩「清淨定輪」。

破除四相

二十五輪，輪輪無非實修的系統與途軌。然而，作為一部真參實證，必佐必印的寶典，《圓覺經》以顯微鏡般，森嚴精微的態度，玄審玄微，剖盡修行至難破除的「人，我，眾生，壽者」四相，道盡行者皆犯的「作，止，任，滅」四病。

《金剛經》直破修行的事障、理障，「我」、「法」二執。同時以「人我眾生壽者」四相破除的程度深淺，作為行者修持的準則，檢證菩提覺慧的深度，與契印。

《圓覺經》則更入髓裡，挑出菩提正覺中，微乎其微、透明隱含的薄紗與翳膜——那層乍看宛若證悟的「淨覺相」與「相似覺」。

何以四相為障礙菩提的根本？

它認為，一切生類「皆因淫欲而正性命」，因此，「輪迴以愛為根本」——以「愛」為本，而衍生種種繁複駢歧的欲望。當情境逆悖，無能遂滿所愛、所欲，則相對地，湧生種種嫉妒、憤怒、恐懼、瞋害，造作諸般行為、業果。「欲因愛生，命因欲有。眾生愛命，還依欲本。愛欲為因，愛命為果」——最終，人類之於「自我」以及「自我的生命，與身、心」的強烈執拗，來自於誤認四大假合的「我」，乃至「人，與眾生，壽命」為實體，依此黏執造作，產生熾烈的「憎，愛」二境。厭憎此虛妄流轉的，則相對地，妄見另一虛妄的「涅槃」。

「厭生樂寂，妄見涅槃」——究其基礎，仍是幽隱的「我」相潛伏作祟，何以故？「有愛我者，亦愛涅槃。伏我愛根，為涅槃相。有憎我者，亦憎生死，不知愛者，真生死故。」——意思是，那著迷於「我」、愛著「自我」的，自然，也愛涅槃。因為，有一個「我」在證入涅槃。那憎厭著「我」，想擦滅「我」而證入涅槃的，同時，也憎厭著生死……唯其以為有一個「我」在生死中。

兩者，無異於一體的兩面，皆將此如幻的「假我」，視為實體，而「厭下欣上」、「捨垢欣淨」、愛求如幻的涅槃。卻無能瞭然，此「愛」，

此「憎」，即「生，死」心，即「起，滅」相。

以致，即若圓悟現前，以為「證入」如來清淨涅槃，俱是深微的「我」相；乃至以為有可「證」、可「悟」、可「覺」、可「了」的諸境與諸心，俱是「我，人，眾生，壽者」相。唯因誤認「一切我為涅槃，有證、有悟名成就。」

正如冰塊徹底銷融於水，則止此一水，別無冰塊。倘若仍存有一微細「覺」念，「了知」冰在銷融，表示仍有懸微冰末、浮粒含藏。仍有一個深秘的「我」在存在、在覺察，在「證入正覺」。

如何檢驗呢？很簡單。有讚歎、隨喜、認同自身的，便煦煦和悅，欲以大悲拔濟度化。有毀謗、違逆、攻訐一己的教法的，便心存罣礙，坎坷憎怒。即知「我」相堅固執持，怎麼再好的清淨境界也消化不了。

若真空時，不見毀「我」之人。仍有「我」在說法、在轉法輪、度眾生，即是「我」相未淨。

唯因愛憎，無非長養無明。是輪迴的根本動力。一座火力發電廠。

倘「我相」尚且不有，憎愛由何而生？依何而生？

修持，如是，須以力斷「貪瞋癡」為前提，進而泯除之於「法」的深細執念，與存想。

慎明四病

於中，行者更須慎明、審察四種禪病——即作，止，任，滅：

◎作病，即「有相菩提」，「有為聖諦」——行者恆常處於某種「道心緊繃」、「勞碌奔馳」的狀態，一刻也不肯休歇。永永不斷向世尊、向諸天菩薩，以及向自我、和他人「證明」、「表白」一己的修行。一旦停歇下來，即升起罪惡與自責。由是，有形無形中，一部分恆常忙於趕經、拜懺、弘法，布施、「作」功德、「作」佛事……另一部分則處於神秀式的「時時勤拂拭」，精勤猛切、研磨不休，從事種種峻烈的苦行、嚴行……時時提撕，懼怕失卻「道心」與「道念」。兩者俱以為菩提「有相」、「有為」，冀圖以種種方法、形式，「追逐」涅槃，「製

造」涅槃。「作」病的揀明在於，時常有意識、無意識地「捏塑」、「呈現」一種「相」——無論皮相、心相，向內或向外示明：「我在修行！」、「我在修行！」

◎**任病**，即誤以為「不作，不用修」——「既然生死涅槃，無起、無滅，本來如幻。一切貪瞋癡、殺盜淫，皆是空性；那麼，何妨隨心所欲、縱任自在？」一類人聽聞「無修無證」的了義大乘，便想：好了，反正，一切是空性！我做什麼，都是空性！佛性！也都是空的。於是，放縱自我，任性痛快，追逐、耽溺於所有境界中。以為境界高蹈「不斷生死，不求涅槃」、「入無礙境」。此「任」病，將徹底背離圓覺妙性。

◎**止病**，即想「永息諸念」，滅卻所有妄心、妄念——它是「作」病更精細的一環。行者永遠擦擦滅滅，試圖想「停止」、「平息」一連串相續串引的念頭，而滅此生彼，勞頓不堪；狀況正如站在一條波濤洶湧的河岸，冀圖想「拍滅」、「按捺下」一個個浪頭。當然，只要「拍，拂」的動作存在，每「拍」下一個浪頭，即相對衍生另一後作的浪頭。於是，拍之又拍，永無息止。倘觀波濤本是本覺明性的流動、與變相，了知「波水一箇，濤不離水」，而能靜定不動、安住不動……不自擾，也不擾它。久久，波濤自然由急而緩，從多而寡，漸漸澄明，止息下來。

知「如幻」，穿透妄念，不起攀緣（捕捉、拍滅，都是動作攀緣）。波濤不起作用，日久，自然退卻平息，自然沉澱清明。

◎**滅病**，即意圖「永斷煩惱，永處寂滅，作證涅槃」——從「空」入手，諦觀諸法空相，而墮入無為「枯空」，安處寂滅，宛如枯木一般，永不復度世、涉世。這是小乘聖者，阿羅漢所證入的涅槃境界。大乘菩薩發心以大悲綠蔭普覆五濁炎惱眾生；故不取，視為禪病。唯其只認「空如來藏」，不識如來藏性的另一面「不空如來藏」。

寶冠輝映，流宣著淨覺圓滿之音。《圓覺經》於十二位「圓覺」菩薩的次第啟問中，揭示如來決定境界——即以「悟淨圓覺」、悟自本性為首，依三觀行門（奢摩他，三摩鉢提，禪那），二十五輪，趣向菩

提。於中，力破「人我眾生壽者」四相，慎明「作止任滅」四病。

以大圓覺為我伽藍

公元一九九七年，蜀地三月，嵐雨微蒸。金黃的油菜花於澤潤的水氣中流展成一幅寂麗明遠的風景；皎皎含光，明湛、安恬而詳寧。踏入大足石窟「圓覺洞」，幽影重昏中，一人背身跌跪於窟室中心。很專致沉凝的背影，一動也不動，虔穆合十著。微微忐忑。輕著腳步，惕惕小心，只怕打擾了那禪定般，凝默深穆極了的垂思。

低雲靄靄。數日的行腳，在山雨微嵐中，也在薄淡雲光下。日光偶爾透破雲隙，折映出金黃的油菜田上，一抹藍瓷般淨明剔亮的青天。忽而，又昏矇矇的，現出欲雨的顏色。

昏影幽黯中，乍乍步入窟室，唯見兩畔冠帶嚴麗，跌坐著菩薩身影，一名行者向著龕室長跪冥思著。黯影沉深中，試圖辨識著一尊尊秀骨清俊，各具丰神、情表的菩薩。倏然投入的日光，卻如火炬般地，茶照出長跪的行者：原來，是一名緇衣玄紅，領首祈請的菩薩！

很奇異啊！石窟不少，竟不知道也有將菩薩自高供的台座請下，置於跪椅座上，對著佛龕佛室，替代善男善女，長年祈禱著的？

一名永恆的跌跪冥思者。

名為「圓覺洞」，那麼，這座石窟，是以《圓覺經》為本題、本參，而鑿刻的罷。中央，是三身如來（毘盧遮那佛、釋迦牟尼佛、阿彌陀佛），左、右兩畔，是十二尊覺行圓滿，啟問「圓覺」之道的問法菩薩。

十二尊菩薩俱在座上，神俊朗麗，那麼，中心長跪的這尊呢？是多出來的一尊嗎？

整座圓覺洞宛如一只向內深凹的馬蹄形議場，鮮動靈越，復現出圓覺海會巍麗的風姿，序列，與場景——那裡，一場「經辯」舉行著。世尊，端坐中央，是主辯人，也是教授師。十二位菩薩一一上場，針對「圓滿的證覺」提出探索、諮詢，與思辯。而世尊輪序答覆，更行

更深，愈微愈密，標鏤出結構謹嚴的修證系統，指陳出每一微細的叉道與歧路。

相較於諸經，《圓覺經》的美，不在於文字的皮表——不在於「指月之指」的纖穠脂白，而在其「標月之指」的精準精嚴，如箭鏃一般，向度嚴切，圓滿圓融，直入如來藏圓修次第。

它的準頭，幽微精密，分釐不失，不容許微渺的偏移與滑閃。如是，成為一部真參實證，必須恆恆置於心中，作為標的與檢視的寶典。循其指，篤實行去，必見明月皎皎！

這是一部論述修行實際、嚴向修證的系統。以致，艱澀玄奧的義理，恰恰形成一道嚴厲的閘口，並不開放向所有人口；它不通向純粹知識的「搜奇探秘」，也不通向眩美文化的「尋幽探勝」。唯有深向深行、直以「悟覺——圓證」為本懷的行者，始能以同體的符碼，啟開厚儼的閘門，凝視到它湛湛澄澄的寶藏。

唯其所有提問，皆如一座座水晶梯道，指涉「圓覺圓證」的修證，與關要。由是，無論個別的名號為何，在深刻的意義上，十二名菩薩，也皆是「圓覺菩薩」。「圓覺洞」無非以劇場的鮮活，動態地呈現了每一位菩薩翩然飄降台座，依次請法的場景。多出來的一尊，是他們每一個的化身！長長胡跪，虔穆懇切，深心哀遠，為有情，悲贖祈請。

從宋迄今，跪斷了無數春秋寒暑，於白晝長夜，也於風雨昏冪中……寶冠褪去、金身凋萎，衣裳蝕破了！祂總是這樣專心專意，斂眉胡跪著——雙手合十，唯見眾生無涯、圓覺無涯，啟請無涯！

稍後，於安岳石窟「華嚴洞」中，也見到與「圓覺洞」一模一樣的菩薩序列。窟名不同，菩薩無二，源於兩者根據的經典不同；前者依據《圓覺經》，後者則依《華嚴經·入法界品》。兩回相逢，悲欣交集。有一個印記，天火般，強烈捺印著。是十二菩薩慈深的掌痕。

自那以後，睡前趺坐，總要依著十二序列，輪想一回，憶念一回，持誦、冥思過一回。五個春秋，寂如長石。便如石碑匠似地日日鏤刻、熏持著。鑿刻得太深，即或在夢中，忽然喚醒，怕也能琅琅誦讀過一

遍。

倘大圓覺果真為生命的伽藍，那麼，十二圓覺菩薩，將是支撐著穹頂的皎潔列柱罷。廟堂的中心，是無上的修多羅了義：一把明覺的鑰匙，通向諸佛的髓腦。

我如是深立廟堂，於十二列柱的拱繞下，長跪，且祈請——